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在极度贫困的石漠化地区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

云南西畴：“石头地”里种出新希望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过去，这里基本失去生存条件，山大石头多、贫穷落后是它给外界的最深印象

这里的群众，面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懦弱退却，他们奋起抗争，与天斗，与地拼，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

现在，这里的全部村寨通了公路，石旮旯中造出了大片“梯田”

►云南西畴县鸡街乡肖家塘村的四位村民在展示修路中磨成老茧的手（2012年4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新华社昆明6月9日电（记者浦超）西畴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全国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全县1506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99.9%是山区，喀斯特面积占75.4%。过去，这里基本失去生存条件，山大石头多、贫穷落后是它给外界的最深印象。

这里的群众，面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懦弱退却，他们奋起抗争，与天斗，与地拼，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现在，这里的全部村寨通了公路，石旮旯中造出了大片“梯田”。今年4月30日，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西畴县的脱贫故事值得细细品味。

“那个时候太穷了，路不通，电不通，房子破烂，田地少得可怜，粮食不够吃，说起来都是泪……”回想起20多年前刚嫁到西畴县蚌谷乡海子坝村时的生活状况，48岁的谢成芬仍然唏嘘不已。

“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也是昔日西畴人民在石头缝中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石漠化号称“地球癌症”。过去的西畴，漫山遍野的石头，贫瘠稀少的

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有地质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末，全县处在温饱线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80%以上，食不果腹、房不遮雨是普遍现象。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占有粮仅135公斤。

江龙村、多依坪、岩头村……这些村寨都有一个共同外号“三光村”——“树木砍光、水土流光、姑娘跑光”。

江龙村70多岁的刘超仁说，他们村过去不仅是“三光村”，还是有名的“口袋村”，辛辛苦苦一年地只够吃半年，村民经常扛着口袋借粮食吃。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失去生存条件的窘境，当地老百姓将如何抉择：搬家？等政府帮扶？靠社会救济？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1990年12月3日，王廷位、刘登荣等党员干部带领蚌谷乡木者村300多名群众，喊出了“搬家不搬石头”的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苦战105天，用铁锤、铁杆等原始工具，在石旮旯里刨出了600多亩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台地，秋收时玉米增产了4倍，一举

甩掉了“口袋村”帽子。

这一声炮响，拉开了西畴人民与石漠化抗争、向石旮旯要地的序幕。看到了希望的各村寨群众，纷纷投入到炸石造地的抗争中。

当地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出台炸石造地和中低产田地改造补助政策，全县掀起了以炸石造地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高潮。

有了三保地，粮食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饱问题，但出行仍是难题。一个个村寨喊出了“要发展，先修路”的口号，立下了“与其等着看，不如自己干”的誓言。

居住在深山里的董马乡张家老林村的张仁贵家，一家4口，3人是残疾。一家人凭着大锤、铁杆和锄头等简陋工具，用两年时间硬是在石山中“抠”出两公里多的进村公路。

鸡街乡的肖家塘村，邓招才、侯寿高、姚仕元、姚仕斌4个人，每天清晨7点半开工，晚上8点收工，风雨无阻苦战6年，在石头山中修出了5公里道路，小货车可以开到每家房子边。邓招才的一只手指被石头压断，简单用草药包扎后，又继续修路。

为凑钱修路、造地，有的村民卖了年猪，有的把儿女办婚事的钱拿出来……

20年来，当地群众凭着一股子韧劲，在悬崖峭壁中开挖出了3000多公里道路，公路密度达到云南省平均水平的3倍，行政村、自然村全部通了公路。

20年来，当地群众炸石造地10多万亩，人均耕地从过去的0.3亩增到了0.78亩，村民告别了在石头缝、石头窝里种庄稼的尴尬和无奈。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畴县大力推进“山、水、林、田、路、村”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很多村寨把保护植被、植树造林写进村规民约，村民自发种树，努力把水留住。2012年以来，全县共治理石漠化140.2平方公里，封山育林12.62万亩，人工造林3.3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5.24%提高到53.3%。

产业发展大力培植，苦参、三七、重楼、核桃、烤烟、蔬菜……一个个产业快速发展起来。

曾经石漠化最严重的“三光村”多依坪村，如今是连绵的“梯田”，种上了5000多亩猕猴桃，村民增收有了保障。

初夏时节，远处看去，蔚蓝色的天空，碧绿的“梯田”，崭新的民居，与层层叠叠的山丘，犹如一幅秀美的田园风光画。每逢节假日，游客争相前来旅游参观，一些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一个个“三光村”“口袋村”，甩掉了“贫困帽”，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村、小康村。

西畴县委书记蒋俊说，西畴人民在极度贫困的石漠化地区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这个不被看好的地方，提前摘掉了“贫困帽”。他们将继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让当地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时代的奋进道路上，西畴人民将迈着坚实步伐，勇毅前行。

河南鹿邑危房改造 让贫困群众居有所安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林园）“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我们老两口再也不用住透风漏雨的泥坯房了，真是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受益于危房改造政策，搬进新家的董保健康人就拿政策好。

董保健康的泥坯房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破落不堪，一到刮风下雨，老两口就担心会倒塌。危房鉴定通过后，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危房拆除和新房建设，并且从提出申请到入户鉴定、开始施工、检查验收、兑现资金，基本没有跑腿，如今刮风不愁、下雨不怕。董保健康两口见到记者时，不禁感叹：“除了安全感之外，更多的是归属感。”

董保健康是河南省鹿邑县玄武镇董楼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鹿邑县围绕脱贫攻坚这条主线，充分利用农村危房改造的惠民政策，以“因村因户制宜，科学规划，政府主导，农民自愿”为原则，高标准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在鹿邑县高集乡村民李富民的危改新房中，两位老人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招待在外务工的女儿女婿。新房宽敞明亮，墙壁粉刷一新，洁白干净，简单大方，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女儿女婿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没想到咱家变这么好，我们在外边打拼也就放心了。”

鹿邑县按照“户申请、村评议、乡审核、县审批”的要求，严格确定危改对象和危房等级。今年以来，鹿邑县共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残疾人、五保户实施危房改造1768户，其中新建1313户，维修455户，已开工1756户，完工1567户。

鹿邑县住建局局长朱明说：“危房改造工作是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的关键举措，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建议研究好拆、修、改、建的治理机制，才能让贫困群众住上安心的房、安全的房，实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广西容县已有242户 贫困群众住进“学区房”

近年来，广西容县聚焦脱贫攻坚“硬骨头”，全力打好易地扶贫搬迁硬仗，2016—2018年共投入6181.02万元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建成套间式住宅楼8幢。目前，已有242户扶贫移民搬迁入住，累计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0人，完成“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为了让扶贫搬迁户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容县把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安置点建在距离县城约2公里、距离容县经济开发区约1公里、距离容县都峤山风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3公里的石寨镇合柳村洛塘队，安置点周边有多所初中、小学。同时，容县经济开发区有100多家企业，贫困户有很多机会就近就业。安置点建成之后，容县人社、扶贫、教育、易地安置中心等部门紧密协作，在安置点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企业入场招聘，举办劳动技能专项培训，双管齐下助推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目前已实现306人稳定就业。

同时，容县教育部门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问题专门下发通知，根据就近入学原则并尊重家长及其子女意愿，就近安排到容州镇都峤中学、容州镇福南小学、石寨中学、石寨镇合柳小学等学校就读，安置点搬迁户子女在上述学校就读126人。其中，在石寨镇合柳小学就读72人，学校距离安置点约500米，学生步行上学仅需七八分钟，无须家长接送，扶贫搬迁户曾昭兰说：“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搬进了方便孩子上学的学区房！”（封晓天）

贵州石阡：昔日柴火山，今日“聚宝盆”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蒋成）将茶籽从漫山遍野的油茶树上摘下晾干、脱壳，再送到油茶加工厂制成野生山茶籽油出售，成为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一项特色产业。石阡县境内拥有野生油茶树21.3万亩，这些先前被农户当作柴火的野生油茶树，如今成为脱贫攻坚的一大产业。

石阡县聚凤乡廖家村廖益俊一家有20亩野生油茶树，每年能够为他们家带来2万多元的收入。

“没想到这些不起眼的野生油茶树会这么值钱。”谈起油茶树的值，廖益俊深有体会，“野生油茶树生长在荒山上，以前都是砍来当柴烧，现在一棵也舍不得砍了。”

“不用人工种植，也不用精细管护，因为这里气候适宜，雨水充沛，适合野生油茶树生长。”廖益俊说，“20亩野生油茶树每年能够收获2000多斤晒干的茶籽，按照一斤10元的价格，也有2万多元。”

让廖益俊更高兴的是，从2015年开始，聚凤乡以廖家村丰富的野生油茶树为基础，打造农旅一体的油茶产业园和乡村旅游景点。廖益俊一家也开起了农家乐。“每年有两个旅游旺季，第一个是3到4月份，茶片成熟，每天上山采摘茶片的游客几百人，我们的生意很好。”“其次就是9月到11月份，茶花盛开的时候茶籽成熟，来赏花的游客和收购茶籽的商人也很多。”廖益俊说，他的农家乐在旅游旺季一天收入两三千是常有的事。

聚凤乡现有野生油茶树10万余亩，2015年，石阡县以聚凤乡廖家村为核心成功申报了贵州省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区，带动廖家村、安乐、

宝龙等8个村2249户9634人脱贫致富，户均增收4500元以上。

为了最大化提高油茶产值，石阡县支持成立了佛顶山野生油茶油业有限公司和贵州聚龙油业有限公司，注册了“吃家野生油茶”品牌，获得有机产品认证。两家公司与220户贫困户838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每年每户分红500元以上。

佛顶山野生油茶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官荣告诉记者，他对油茶产业情有独钟。早在2009年，李官荣就流转了聚凤乡的5500亩茶山，经过对野生油茶树进行管护，提高了茶籽的产量与品质。

李官荣介绍，到了茶山管护和茶籽采收季节，公司会招聘当地村民到基地务工，每年季节性用工和长期用工共有6000人次左右，向农户支付60万元以上的劳务收入。“2012年开始投入生产，每年能够生产20多吨野生山茶籽油，价值近400万元。”李官荣说，下一步打算新添机械设备，提高产量。同时，公司与贵州省农科院合作在厂区建立科研实验室，开发提高野生山茶籽油附加值的产品。

石阡县副县长凌燕表示，实践证明，油茶产业是一个生态富民产业，油茶树春季长出大量可口的茶片和秋季花果同期的特点，为茶园带来大量游客，让茶旅一体成为可能。“同时，油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巨大作用。”凌燕说。

凌燕介绍，目前已完成改造5.42万亩油茶园，实现油茶产业年产值1.45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500户1800人脱贫。

「老疙瘩」下山

原来，十几年前，田长元和几个伙伴曾在敬老院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吃、住、看病条件都太差，到现在都心有余悸。

“去了，待几天就没了。”田长元对敬老院很害怕。“以前敬老院条件确实不行。”于晓磊“逮住”这个疙瘩，“不过现在的敬老院修得特别好。敬老院是县里仅有的两个有暖气的地方之一，另一个地方是幼儿园。工作人员照顾老人们吃喝拉撒，也都特别上心。”

“敬老院里还专门配了医生。得了大病，还有县里和西安的医生远程会诊咱们看。”一旁的驻村干部补充。

驻村干部们一口气说了一通，田长元还是硬疙瘩一块，半天也没回一句话。

于晓磊见机行事，又提议说：“你先住一个星期。觉得好，就接着住，不花钱；觉得不好，我们再把您接回来。”田长元这才勉强同意住一周。

一个星期过去了。驻村工作队如约到敬老院看田长元，田长元大变样。原来衣服老不换，积的灰都发亮反光，里外衣服扣子也没扣对。现在新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从前发灰黑的脸也白净不少。

“好是好，就是有点想家里的奶粉和冰糖了。”田长元还是挑了个“刺”。

那是他侄子给买的，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不过，这可不是小事，也不是计价还价。”于晓磊说，下山之前老人总喜欢饭后喝点奶粉，嘴里含块冰糖。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一时间很难改变。

驻村工作队给田长元做了供应冰糖和奶粉的保证，他才“不折腾”了。

“可别当成是完成任务交差。”于晓磊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必须站在他的角度想，真心为他好。老百姓就是从这些小事儿上感受温暖的。”

“老疙瘩”终于解了“疙瘩”。临走时，田长元看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眼光，透着依依不舍。看着田长元和伙伴们乐呵呵地聊天晒太阳，于晓磊觉得有点像第一次送小朋友进幼儿园一样，“干成了一件大事”。

“和群众打交道，一定要比群众更有耐心。群众心里可能有疙瘩，但你不能认为他是不领情。”他掰着手指头说，劝田长元下山前前后后劝了有十几次。

本报记者张典标

“老疙瘩”原本是打死都不下山的。

“老疙瘩”名唤田长元，在陕西省宁陕县海棠园村中坝组的山头上一个人住。几个月前，于晓磊和驻村干部一起来劝他下山住敬老院的时候，田长元板着脸，上下打量着这些人，谁说话也不理。

于晓磊是从北京来驻村的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田长元照样一点面子没给，直接甩出三个“打死不”：打死不住敬老院，打死不和监护人同住，打死不离老家。

这其实是之前驻村干部反复对田长元宣传的几个养老选项。田长元听得耳朵都长了茧，“逼”得他都能自己总结了。

这算是把所有选项都给堵死了。

田长元让驻村工作队很担心。今年80岁的田长元是五保户，无儿无女，腿脚不灵便，吃饭也没人管，唯一的监护人就是他在外打工的侄子，万一遇到什么情况，很难照应得上。就是平时下山买个菜都得花两三个小时，几十年没修过的黄土屋，就像是发黑的旧报纸卷的一样，也不具备改造条件。

相比监护人照顾，驻村工作队综合考虑之后，认为集中供养对田长元来说更好。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宁陕县将全县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60岁以上老人，统一集中供养在全县的7个敬老院里。宁陕县中心敬老院副院长安明兰说，敬老院里的老人都是自愿入住的，入住之后老人的生活起居、生老病死都由县政府来管，家属可以随时来看。

可是，任凭驻村干部们怎么变着法子劝，田长元就像是钥匙断在锁眼里的锁，什么“钥匙”也打不开。

于晓磊一行只能再次快快地回。之前他们已经去了不下五次，全是空手而回。

于晓磊知道田长元心里有疙瘩没解开，可也只能“厚着脸皮”继续上门。见常规宣传没效果，于晓磊带着“问题意识”去串门，揣摩“疙瘩”到底在哪里。

又几趟下来，他才慢慢找到了突破口。

“哪有那么好？我又不是没住过，你可别蒙我。”一次正在向田长元夸敬老院时，田长元终于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疙瘩。

精准脱贫攻坚攻坚战

进行时

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